



夏日弥香

邹娟娟

蔷薇攀援的季节,小城显娇妍。阳光带着和煦,由温吞的雅人变为英姿少年。一支支绿,从泥泞中穿破。桥下多了菖蒲、美人蕉,还有藤藤蔓蔓,缠绕在矮灌木丛中。清新的气息在季节长河中缓缓逸,徐徐淌。

小城新开了一家书店,格调高,书目齐全,是人们休闲时的好去处。漫游其间,书香扑面。文字,实在是清凉定心的妙方。书店前是观光带,穿桥连波、高低起伏的人工通道,白日赏喷泉,观水生植物、水鸟,夜晚彩灯闪烁,音乐悠扬,徜徉其中,一步一景,回环,惊艳!书店宛如明珠,白昼月夜,都漂浮在清澈的河面上。河边修葺凉亭若干,观景台两座,旁栽绿树,间或一排女贞。雪沫似的花朵,一点一点将香气释放出来。

我对这种含蓄的花格外青睐。曾骑着自行车逛遍小城,只为寻它。在城西,有种依附墙根,需竹架搭建攀援的花。叶子狭长,藤蔓纤细柔韧,花色洁白。重瓣、单瓣的都有,围拥成球,有栀子花的风韵,有梅花的清雅。我站在风中,嗅着它淡淡的香,用手机记录那份独特风姿。

七里香,被园林工人修剪成硕大的圆球。叶碧翠油亮,小巧精致的白花镶嵌其中,像极了宫廷女子盛装出席时的饰品。在叶间或轻摇,或安谧,散发浓郁的香气。七里香,适合与水相依。水能流淌,可洗涤世间的一切,恰好冲淡那浓香。经过此处的人,悠然嗅入口鼻的,是幽雅芬芳。它不绝于缕,风中连绵。凡有此花,不管成色和数量,都对有飘逸乾坤,笼盖四野的本事。这也正应了

古诗“翠盖团团密叶藏,繁花如雪带幽芳。分明天上三珠树,散作人间七里香。”

阳台上的米兰,一花一点,小如鱼籽。初夏的阳光灿烂,向四方张射。米兰秀气的面庞在阳光下,褪去小女儿的娇态,渐渐绽放。只要一绽开,就是她的王国。月季,在街道两旁怒放。缤纷一树,香盖一树。行人即使匆匆,也愿在此花瞥过一瞬,然后带着花色的绚烂,继续上路。

花香如风,拂过小城的大街小巷。朝阳初现,街道湿漉漉一片,菜市场开始忙碌。虾鱼蹦跳,蔬果新鲜,吆喝声,买卖声此起彼伏。夏天的声音比其他季节要热烈些,仿佛锅上地煮的浓汤,热乎乎,香喷喷的。

再往远处,是郊外的庄稼。麦子挂穗,菜籽喷薄,摇摇欲坠。庄子挂穗,菜籽喷薄,摇摇欲坠。庄子

人家的庭院前后,进入小满的盛夏。桑葚湿润,红紫红紫的果儿缀满枝头。槐花渐衰,香甜的味爬满树干。桃、梨、杏的树丫露出可爱的圆点,枇杷变黄,绒毛被风一层层吹落。蚕豆和豌豆在浮动的薄尘中脱颖而出,沾上粉蝶的细纹,时时散发富有质感的豆香气。葡萄藤往树上缠,豇豆生着好臂膀,顺着竹架架空处伸……到处都是夏的气息,浓郁、成熟的气息。

晴天明媚,雨夜曼妙,夏天的雨落在地上,就像溅出朵朵透明花。大地的一切从温热,走向清凉,水汽在窗户上蔓延,水滴在叶片花朵上晃悠。蛙鸣阵阵,鸟儿唱起了欢乐的歌。

夏天,万物竞生。由内而外,从上到下,俱裹在香气中!



草木人间

杨蓉

雨后的校园,经过一夜的休憩,水灵灵的立在晨光里。水珠抑或露珠,兀自在叶片上作着湿润的梦。穿过校园小径,我看到广场连廊旁有个女教师正弯腰捡着什么,样子似乎有些踌躇,我走过去一看:一片白纸盖在一只肥胖的蚯蚓身上,蚯蚓扭来扭去,她手探过去想拈又不敢拈。我有些奇怪地问她在干什么,她说想把这只蚯蚓抓起来放在草丛里,但是又不敢抓,但一会儿太阳出来这蚯蚓爬不回去,就会被晒死在坚硬的广场上的。每次雨后天晴,她都会在广场上发现一些晒死的小动物。我顺手拈起,放在旁边的花丛里,她连声说“谢谢你,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啊”,我说谢谢你才对,是你救了它一命。一会儿我签完到,看到她朝竹林边走去,低着头寻找着,我静静地走过去,看到她用脚轻轻地挑一只吊在墙壁上的蜗牛拂进草丛,看到我平和的笑了,说这一块爬出来的小虫之类的特别多。看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,沐浴在阳光和一片绿荫里,我仿佛看到一颗颗水珠在枝叶间晃动中,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愉悦。

有人说,我们能够留给子孙的永恒遗产只有两种——根和翅膀。感谢在辗转的岁月中葆着慈善的你们,给我们的生命打下了最好的烙印,让我们不经意间活成了温柔的强者。

妈妈送的桃子我带到学校,顺手分给了几个同事,大家都夸新鲜,也许是还留着乡野的露水吧。有一瞬间,伫立一窗绿荫前,我仿佛听到千年前的歌谣在耳边响起: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……

朋友要回省城了。一切都交接妥当,唯一还放不下的却是阳台上陪伴了她五年的花草。听她说起,我欣然领命。她一个人住在城郊一个荒僻的厂区内,家人都在省城,为了事业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发展。两地往返,不辞辛劳。朋友是个律师,月牙形的眼睛里总是盈着笑意,更像个幼儿园老师。与她相处,如沐春风,她是个温和而有力量的人。

第一次去她住所的时候,是个夜晚,环顾四围,楼房林立,只闪着零星灯火。我们都感慨她胆子大。她淡淡地说,现在附近还是有人家了,初来时就她一户夜晚是有灯光的。虽是一个人住,她的房子却布置得简洁舒适而有文艺情调:长木条凳,木质的桌子上摆着书,一盏玻璃杯里插着一支盛开的月季——这是她自己种的花。走到她的阳台,让人大开眼界。朦胧的月色下,枝繁叶茂,花团锦簇。三角梅,铁线莲……她如数家珍。那一晚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就是她那生机盎然的小花园,那里有着主人行走的姿态。我能想象无数个夜晚,孤灯下那颗宁静的心,绽放在草木的气息里。当铿锵的步伐敲击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楼梯,那一丛花草却感受到她的柔和和深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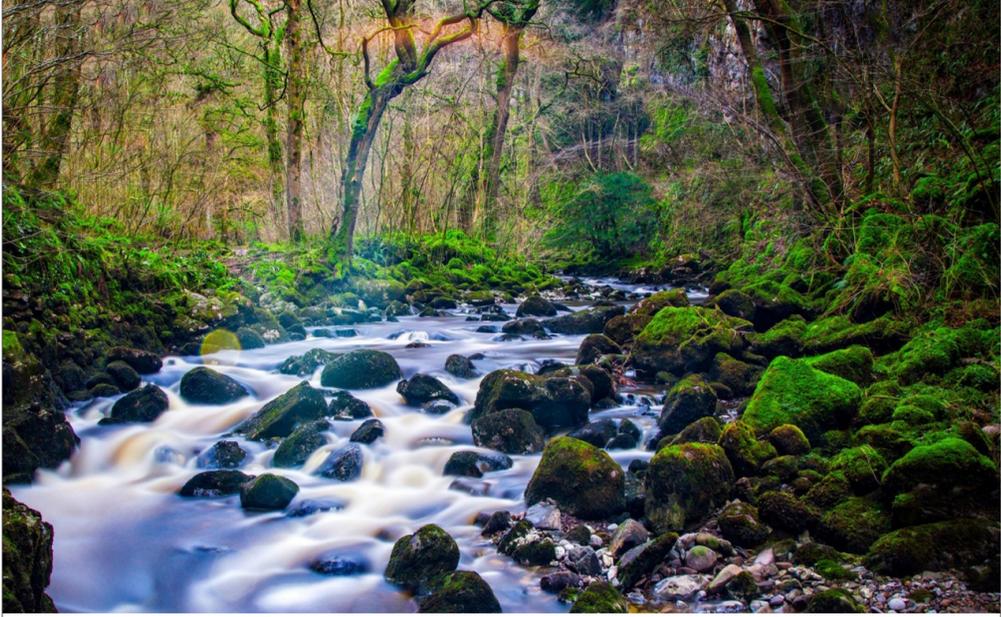
生命里见过的那些人

胡旭

时间虽已过去四五十年了,可我还清晰记得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矿上有一辆重吉普,样子跟现在的“悍马”差不多,车身宽,底盘高,方头方脑方屁股,看起来很皮实。都说它是咱们战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从美国鬼子的手里缴获来的。

当时,开这车的司机是个姓高的胖叔叔。因为脾气倔强,矿上的人都叫他“高别子”。不知是真的假的,还有人,这辆车是他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开回来的。他非常爱惜,整天车上车下的收拾,别人连摸都不让摸一下。车子老旧,没有配件,出了毛病谁都没办法,只有他能修得好。

那时,矿上不仅有这么一辆令人骄傲的战利品,还有一群像“高别子”一样,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叔叔。他们中有领导和一般干部,也有工人。他们都是在组织一声令下,从部队转业到矿上来的。在他们家墙上相框中,大多都有一张身着志愿军制服的照片,有的胸前还有奖章。



山林小溪

李昊天 撰

在矿上,他们都是工作中的骨干,响当当的人物。常听大人聊天说,他们这些人工作中办法多、干得好,其中的哪个人把什么事干得如何如何的漂亮。末了,还总有人要补充佩服说,他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,是打过仗的。给我小时候的印象是,参加过抗美援朝,打败过美国鬼子的叔叔都厉害。

当我上初中一年级,在新领到的语文课本上看到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时,就深深地被文章中的内容所吸引,老师还没讲,我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。遇见矿上的那些叔叔,不由地就想起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雄壮豪迈的歌声,脑海中浮现出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、奋勇杀敌的画面。

走啊走啊,越走越远。想起了娃娃他妈哟,哎哟哟,急慌慌把路走错咧……”

掐着指头算日子,交上小满,杏子微红,桑葚渐黑,关中的小麦打色泛黄的时节,一个个麦客不约而同的背起行囊,挥手告别甘泉家园,背井离乡,一路跋涉,风尘露宿,却还一路高声唱着小调,急急忙忙赶赴陕西的麦场,这都是很多年前每年夏收常见的事了。

麦客,一种以割麦著称的古老职业,一个以吃苦耐劳著称的特殊人群。虽然不能具体确定他到底产生于哪个朝代或者说具体的年份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,一到麦黄时节,大批的麦客,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超级规模,像候鸟一样从陇东、陇西、陇南的各个村落里,迁徙至关中地区农村的集镇和乡村,为缺少劳动力的农家收割小麦。这种季节性的劳务输出,麦客谓之“赶场”。

麦客往往夜间相互走串,互通信息,商定雇工价格。既有麦客集,就有挑头的麦客帮主。一阵子叽咕,帮主拍板定好开镰割麦的地价,或十块钱一亩,或十五二十元一亩,与主家谈价,必遵守内部潜规则,既不能坐地起价,也不得贪图小利而私自降价。不论夜晚居住何处,天明又以家族或村落甚至数村麦客重新聚集一处。有人来雇,人可以随便自选,地价皆以公价(夜晚帮主所定价)而出。挑挑拣拣,讨价还价,不到中午,一帮麦客皆已散尽。中午,茶水饭菜送至麦田地头,麦客们,揉揉面,干面汤面。既能吃力,就能吃饭。饭量出奇地好,要求却不是很高。主家大方的,随手一包香烟,几瓶啤酒,盛情款待。傍晚时分,麦子割完,主家自报地亩,粗心的也就算了。细心的,背着手,迈着方步自己丈量,大多十分精准。晚饭后主家家里吃喝,半了结算劳务费。好心的主家即便就是明天已经不雇,夜里也要挽留住。临走,必送几身旧衣服,装一袋烟末,再给几个白馍馍,一再吩咐,明年再来。也有因割麦子,彼此合了脾气,投了缘分,便拜成把子,结为亲戚,日后彼此来往照顾帮助。也有因所报地亩与麦客步子丈量不合,出入较大,临结账却扣工费,起了争执,骂骂咧咧,不欢而散的。

我发现,身边的这些叔叔尽管来自五湖四海,说话口音南腔北调,性格差异很大,但脸上都有一种参加过抗美援朝而掩饰不住的自豪神情。平时还喜欢穿军装,衣服领扣整齐,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,腰杆笔直,讲话干脆利落。

听大人说,他们这些人普遍性格耿直,脾气大,工作严肃,做起事来一点不马虎。可我看到他们,确是性格格外开朗,喜欢逗小孩子玩,当领导的也没架子,待人热情,平易近人。

我喜欢到一些爸爸当过志愿军的小朋友家里去玩,看他们的爸爸身着志愿军制服的照片,还有奖章。回到家里,我还会意犹未尽的给爸爸描述那些奖章的样式和精美,顺便埋怨下爸爸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志愿军。

麦客的行囊十分简单,一个蛇皮袋或者一个大提包,装几件破旧的衣衫,一大包炒面,一块磨盘石,一把肘镰,几个刀片。他们的行头更是粗俗,戴一顶发黄的草帽,穿一身耐脏的粗布衣服,脚上登一双麻鞋或者旧胶鞋。男人兜里揣一包旱烟,年龄大的嘴里衔一个烟筒;年轻的则身上带一卷纸,想抽烟的时候就卷一个喇叭。女人则像男人一样,也穿青色或者黑色粗布衣衫,很少看见穿戴花里胡哨的。

麦客常常以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子的结伴,步行至定西,甘谷,陇西,天水,俱从沿途扒火车。既然没有钱买票坐客车,就只有随便扒上一辆路过的闷罐子或者运煤运牛羊的运货火车,三天两天下来,到得宝鸡就从宝鸡下车,到得陇镇、阳平、蔡家坡、武功,兴平,咸阳,就从停靠的站点下车。华亭,平凉,庆阳的,有整个步行到陕西麟游,彬县,淳化,永寿,长武的,有边

力气靠本事吃饭,不偷不抢,亏谁欠谁的啦?出门在外不容易,再怎么着,也不能欺负麦客,更不能亏欠麦客,人总得有良心!”

天气预报,未来几日关中地区有降雨。可是我还有三四亩麦子,因水肥过足而晚黄。父亲怕下了雨,麦子发芽霉变,不得已,让我赶紧到麦客集叫三四个麦客,无论如何,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全部收割回来。

在人堆子里逡巡一番,左打量右盘问,最后我挑选了两个年纪五十出头,看上去健壮老实的麦客。谈好价钱,一个却说他还带着儿子,要去就连儿子一并带走。我瞅了一眼小伙子,与我年龄相仿,毛手毛脚,心里便觉得不怎么把稳。但是,这三个麦客是一串萝卜不零卖,只好三个全请走。

俱乐部里,整天放映《英雄儿女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《上甘岭》等电影。看的多了,竟对号入座,觉得身边有许多叔叔像影片里的一些人物。每每在街上遇见他们,感觉像是看到影片中的人物真人似的,肃然起敬。

在我看来,泰山之尊,在其文化,在其精神,尤其是“负重致远,脚踏实地”的挑夫精神。“自然力的人格化”大概就是如此吧!他们肩挑重担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向上攀登,脚踏实地地行走在泰山数不尽的台阶上。偶尔,会有游客好奇地询问,“师傅,您送一趟能挣多少钱啊?”“不多,60多块。”不禁感叹,他们挣得真是血汗钱啊!苦吗?在他们满头汗水的脸上看不出半分抱怨,憨厚满足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。不卑不亢,踏实行走,真是实实在在的泰山挑夫。

“三把镰刀打一张,陕西坝里赶麦场。今年麦场也不强,给你回来扯衣裳。”

浑厚响亮的歌声,高亢,粗犷,曲调回环,一阵高昂,一阵低沉。年纪大的那个老麦客一边低头挥镰割麦子,一边接着对唱:“你的衣裳我不要,你的难过我知道。人家屋里都不要,黑了睡在爷爷庙……”

老麦客是在代替主角对唱。一个胡子拉碴,脸色灰黄而多皱,衣衫破旧的粗实憨厚的老男人,竟然能发出细嫩而清脆的嘹亮女声,时而欢快,时而忧伤,生活的磨难,麦客的艰辛,一波三折,荡气回肠。

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这样描写泰山挑夫,“在泰山上,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……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——先从台阶的左侧起步,斜行向上,登上七八级台阶,就到了台阶

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,泰山桃花源开辟出一条专门运送垃圾和货物的货运索道后,泰山挑夫的“用武之地”就更少了,不少人都选择另谋生计,只有少数人仍在坚持。或许,有一天泰山挑夫真的会消失,但是他们的精神仍会被传颂。在今后的生命征途中,或许也有很多的挫折与磨难,但我也勇于攀登,用泰山挑夫的精神一直激励自己。

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居高临下,气势雄伟的泰山,令人心旷神怡。岱顶观日,旭日喷薄而出,迎接黎明的曙光,吐露着勃勃生机。然而,比起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、历史悠久的庙宇石壁,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负重攀登、脚踏实地的泰山挑夫。

挑头挑夫,“负重致远,脚踏实地”的挑夫精神。“自然力的人格化”大概就是如此吧!他们肩挑重担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向上攀登,脚踏实地地行走在泰山数不尽的台阶上。偶尔,会有游客好奇地询问,“师傅,您送一趟能挣多少钱啊?”“不多,60多块。”不禁感叹,他们挣得真是血汗钱啊!苦吗?在他们满头汗水的脸上看不出半分抱怨,憨厚满足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。不卑不亢,踏实行走,真是实实在在的泰山挑夫。

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这样描写泰山挑夫,“在泰山上,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……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——先从台阶的左侧起步,斜行向上,登上七八级台阶,就到了台阶

虽然时光流逝,岁月远去。但我依然还是会常常想起当年矿上的那些叔叔,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,想起他们荣获的一枚枚奖章,想起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……

挑头挑夫,“负重致远,脚踏实地”的挑夫精神。“自然力的人格化”大概就是如此吧!他们肩挑重担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向上攀登,脚踏实地地行走在泰山数不尽的台阶上。偶尔,会有游客好奇地询问,“师傅,您送一趟能挣多少钱啊?”“不多,60多块。”不禁感叹,他们挣得真是血汗钱啊!苦吗?在他们满头汗水的脸上看不出半分抱怨,憨厚满足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。不卑不亢,踏实行走,真是实实在在的泰山挑夫。

挑头挑夫,“负重致远,脚踏实地”的挑夫精神。“自然力的人格化”大概就是如此吧!他们肩挑重担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向上攀登,脚踏实地地行走在泰山数不尽的台阶上。偶尔,会有游客好奇地询问,“师傅,您送一趟能挣多少钱啊?”“不多,60多块。”不禁感叹,他们挣得真是血汗钱啊!苦吗?在他们满头汗水的脸上看不出半分抱怨,憨厚满足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。不卑不亢,踏实行走,真是实实在在的泰山挑夫。